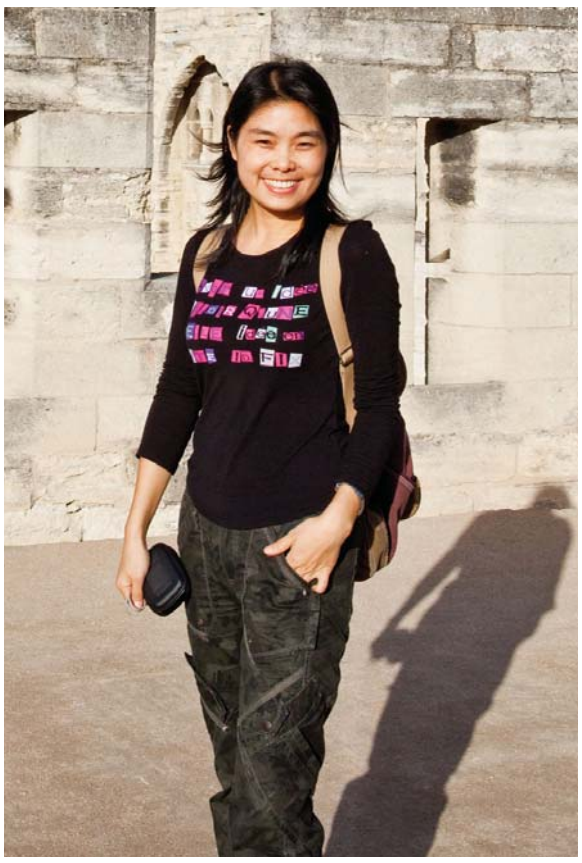
鲁敏：写作需要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两个有裂痕的家庭，六位各怀心事的人，再加上他们经历的近三十年的故事，这就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的新作《六人晚餐》。这个故事让主持人孟非读完后热泪盈眶，这部小说出版后即荣登各类好书榜。近日，本报记者对话鲁敏，畅聊她的新书及其对写作的坚持和热爱。



▲ 鲁敏近照

《六人晚餐》
鲁敏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12年6月出版

作家简介

鲁敏，当代作家，1973年生，江苏东台人。短篇小说《伴晏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博情书》、《方向盘》等，另著有《白围脖》、《镜中姐妹》、《思无邪》、《风月剪》、《逝者的思泽》等小说作品。

1 故事背景跟我的经历有间接关系

齐鲁晚报：《六人晚餐》这个故事是何时成形的？为何会写一个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的故事？

鲁敏：2009年，上一部长篇《此情无法投递》结束后，我开始构思这个故事。前一个长篇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“严打”，新长篇我想再离当下近一点。

故事发生的背景跟我的经历有点间接关系，我父亲在南京一家大型军工厂做工程师，这家军工厂又与南汽相邻，那一带都算是厂区。我在那里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目睹了大厂的自盛至衰：改制、转产、拆房、卖地等等。但我的重点其实不是历史大事件，而是这个背景下的人，就好比拍照，背景是虚的，我把人、人物的表情与动作拉到了最前面的聚焦点。

齐鲁晚报：新小说中六个人的故事分六部分叙述，对于这样的叙述方式，是不是构思设计在前、动笔在后？

鲁敏：现在这个结构被大家说像“六扇门”、“六棱镜”，但开始不是这样，初稿在写到五分之三时，都还是传统的时间顺序、第三人称一根线写下来。

中途停下回读时，我感到很不满意：小说中每一个人，都那样苦闷、隔阂而又充满热烈的幻想，我的视角不该全知全能，那太简单也太冷淡了。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化身为他，从他的身影里出发，成为一个局限的、被蒙蔽的人，我们要一起在暴雨中淋个透。我决心推翻重来。当然，这是“自找麻烦”的过程，毕竟，“我”需要找到进入小男孩、老酒鬼或是吹玻璃工的通道。前后六稿，有一多半的工夫就是在时间轴与人物视角上折腾、取舍和覆盖。

2 我有道义呈现和保持语言的水准

齐鲁晚报：《六人晚餐》的文字非常密实和丰盈，将生活中细微不易觉察的东西都呈现了出来。您文字的敏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鲁敏：我一直非常看重语言，尤其在这个速读、微阅读、碎片化阅读甚至干脆就是读图的背景之下，作为写作者，我觉得自己有道义也有这个职业的诉求，呈现和保持语言的水准，甚至要建构、开创语言的美感。至于我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，这个很难回答，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、不自知的过程，跟阅读、沉默、发呆、观察、学习、遗忘、修整甚至季节、年份等都相关吧。

齐鲁晚报：这个故事传递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。在这个时代中，混得不好的人特别需要用笔记录下来吗？

鲁敏：无力感、失败感、渺小感，我想在人群中是一个很普遍的体验，最起码我一直都有。失败是人生常态，但大多残损的人生仍像向日葵一样痴心向往着光明与成功——这一点特别让人动容和心疼。我想在《六人晚餐》里表达这种感受：书里的人物，因出身或阶层的局限而带有宿命的缺陷，他们徒劳地挣扎、努力，以期获得所谓更好的生活，哪怕其代价是失去爱、亲人、幸福甚至生命。

3 写了14年，也许算是找对了这条绳子

齐鲁晚报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？又是什么时候确信自己想要当作家的？

鲁敏：我以前在邮局工作，从卖邮票的营业员开始，然后做劳资员、企宣、秘书什么的。第一天开始写作的情形我至今记得。那是1998年吧，当时我的办公室在17楼，那天快要下班时，我站在窗前，阴沉低垂的浮云下面，小贩、警察、送水工、餐馆侍者、幼儿园老师、经济学教授，他们全都方向坚定、脚步匆忙，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着整个城市。看着他们，巨大的虚妄感来袭，这些其实是假象。我渴望寻找一条绳子，把我从虚妄中解脱出来，同时进入人们的秘密，进入命运的核心。我返身坐到办公桌前，打下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。到今天，我已经写了14年了，现在看来，我也许算是找对了这条绳子。

齐鲁晚报：这么多年来，写作有没有艰难的时候？如何说服自己坚持下来？

鲁敏：我与写作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，从来达不到真正的心满意足，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夜晚都是艰难而坎坷的。不过，我平静地接受这样的艰难。因为这是我选择和热爱的方式，度过生命的方式。

齐鲁晚报：您早期的小说多是中短篇，这么多短篇小说的训练，您觉得它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？

鲁敏：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、老老实实从中短篇写过来的写作者。我对短篇很有感情，它看上去虽不像长篇有那么大的体量和重量，但技巧性却可以体现得非常充分。这些年的中短篇写作，像是一个不断磨刀的过程。我不是天才型的作家，我感谢这么些年来短篇训练给我的滋养和一路陪伴。

4 我一直在与虚荣、自卑、惰性、贫乏作斗争

齐鲁晚报：这两年，大批70后作家集中亮出作品。作为一个70后作家，您怎么看这几年70后的集体亮相？

鲁敏：“70后”表面上看好像有点儿不幸：既不如上一辈享受过文学大热的荣光，也不如后来者火速赢得市场碰头彩，像是身处冷水域与暖水域的交汇处。此处，营养最为丰富，命运也最为叵测，搞不好会在中途沮丧致死，或许会顺流而下远离航道。但我坚信，优秀者正可以将势就势、回到文学深处，真正做得好了，一定会是强劲有力的。看到有优秀者一起在路上，会有一种江湖相闻的愉悦感。

我们这一代的写作问题也不少，但这并不可怕，因为每一代、每一写作个体都会面临着各自的局限性，而文学就是一个不断与弱点、困境和局限作斗争的过程，重点在于，我们在写作中有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，有没有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。

齐鲁晚报：您已经在作协工作多年了，作协里的行政性事务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写作时间？

鲁敏：写作这件事，跟生产不一样，不是计件制，也不是计时制，所以跟时间多少不是成绝对的逻辑关系。关键是要有心境上的自由、心境上的空间。我写作上的阻碍，不是时间方面，而是自己的心魔，我一直在与虚荣、自卑、惰性、贫乏等等作斗争。

当然，人至中年，上下左右，的确是忙乱的。我一直在做减法。毕竟，人如果想要玩，呼朋唤友、会局饭局K歌局牌局，那真是没完没了。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最怕吃饭、喝茶、闲聊、开会的，能辞的尽量辞，哪怕可能让对方失望或生气。其实我也孤独、劳累，也渴望热闹与消闲，但毕竟精力有限，我宁可把同样的热闹换来家中枯坐、换来看书半册。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为了写作，就是一种取舍，对社交生活的节制与谨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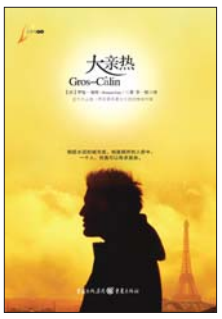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秀场

▶小说

《终极士兵》 杜青 著 凤凰出版社

八连最差的兵徐胜文，恐惧军旅生涯，狼狈地从部队退役。两年后，他遇见传奇人物老洪，并告诉老洪他来自老八连时，老洪的心被触动了，决定将他塑造成一名真正的士兵。随后的三年间，徐胜文经历两次炼狱般的残酷训练，与恐怖势力数十次短兵相接，歼敌百余人，硝烟与战火成就了一个特种兵王的传奇。

▶译文



《大亲热》 [法]罗曼·加里 著 重庆出版社

库森是繁华都市里的一个公司职员，每天忙碌奔波。他的爱情与生活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只能在一条名叫“大亲热”的蟒蛇身上找到慰藉。最终，库森精神错乱，混淆了自己与“大亲热”的界限，以为蟒蛇是自己，自己才是蟒蛇，映衬出现代都市人的孤独与寂寞。

▶纪实

《拾年》 王军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，北京城经历了一场世纪纠葛。本书以新闻式的记录，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。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，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、施行、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，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，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。

▶励志

《不得贪胜》 [韩]李昌镐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

“石佛”李昌镐是围棋界的一个奇迹，本书讲述了他在一路走来过程中的感悟，通过本书可以了解李昌镐的围棋人生，并品味其深奥的“不得贪胜”的胜负哲学，挖掘才能与意志的力量，懂得行动相对迟缓的美学，学习世间万物变化的必然规律，领悟想赢必须学会舍弃的智慧。

▶剧本

《柔软》 廖一梅 著 中信出版社

廖一梅，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。她的作品《恋爱的犀牛》从1999年首演风靡至今，被誉为“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”。她的“悲观主义三部曲”的另两部剧作《琥珀》和《柔软》，皆引起轰动和争议，是当代亚洲剧坛的旗帜性作品。本书为“悲观主义三部曲”结集，记录了编剧内心情感世界的变迁，抛开世俗，直指爱情本质。

本版编辑 曲鹏